

大馬與中共經貿關係評估

羅石圃

面對中共宣佈開放門戶，歡迎外人投資拓展貿易，華人最多的東南亞自由國家，已興起開拓中國大陸大市場的熱潮，紛紛組團訪問中國大陸，大馬朝野亦不甘向隅。上（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大馬總理馬哈迪率領代表團訪問中共，團員多達二百人，即可窺知馬方朝野對此的熱衷，經過九天的參觀及談商後，大馬已表示對開拓與中國大陸經貿關係的前途相當樂觀，能否如此？須從大馬的內部情勢、外來影響，及其與北平在經貿往來上可否作到政經確實分離，方可加以評估。

(一) 李光耀的預言

馬來西亞於一九七四年五月廿八日與中共達成正式建交，這是「東協」成員國中與北平建交最先的事例，也是中共對此一區域組織成員國外交關係的突破。此一期間，印支三邦尚未沉陷於紅流，但在大馬前總理拉薩克抵達北平締結建交協定之日，新加坡即由「東南亞研究所」與倫敦「戰略研究所」出面，召開「東南亞安全問題會議」，邀請了十二個國家的卅一位專家參加①。李光耀總理在開幕詞中指出：「印尼是與中共建交的『東協』第一個國家（按當時『東協』尚未誕生），由於『五卅』政變的痛苦經驗，使各國對與北平建交，都談虎色變，大馬與中共建交，將使『東協』與中共關係步上新階段。若無特殊事故發生，其餘國家將步大馬後塵，因為各國人民，必須學習如何與中共相處，此乃時勢所形成……」。接著他表明：「由於美國勢力的消

註① △馬毛建交對東協國家之影響V本刊，第十三卷第十期，拙著。

退，中共現階段的東南亞政策，必須能阻止蘇聯勢力的乘機擴張，遂不得不約制自己的活動，以籠絡此一區域組織的國家，藉以堵住蘇聯霸權的延伸，此即北平竭力拉攏建交的來由。不過東南亞國家面對此一新的情勢，必須努力作成政治協調，切忌互相傷害，唯有團結互助，才能保障區域安全，最後仍須依賴美國」^②。

新加坡選擇在大馬與中共建交的當天，召開「東南亞安全會議」，其主旨即在討論大馬與北平建交後，如何維護此一區域的安全問題，且照李光耀的說法，北平洞悉蘇聯將乘美國勢力消退之際而伸展其霸權，遂不得不籠絡「東協」國家與之化敵為友，並從而約制中共自己在此一區域各國的活動，使各國共黨顛覆叛亂降低，此乃「東協」國家與中共關係的新階段。假如大馬與中共建交後，不再有如印尼的「五卅」政變事故發生，「亞西安」其餘國家亦將援例與中共建交。迨至一九七五年印支三邦赤化後，菲、泰均次第與北平建交，即已證實了李氏的預斷。繼後北平所推行的「反霸」統戰陣線，「東協」亦甘於與之聯手，並在外交戰線作為先鋒，也正是為了維護此一區域的安全，不得不藉中共勢力以遏止蘇聯利用越南伸張霸權，讓美國在此的勢力不致由蘇聯所取代。這些事態的發展，並未超出李氏十多年前預料的範圍。

(二) 「東協」國家爭取中國大陸市場的熱潮

令人費解的，是大馬在「亞西安」成員國之中，既然率先與中共建交，且在建交之前，又是以直接貿易而開其端，何以面對北平開放門戶，竭力爭取外國開拓貿易及投資，並在「東協」其他國家都掀起開闢中國大陸龐大市場熱潮，紛紛訪問北平接洽開展經貿關係之際，反而甘於落後？且遲至上年十一月下旬，始由朝野共同組團訪平，商洽開拓雙方經貿關係有關事宜？

此中因素雖相當複雜，但從馬方企劃與北平拓展經貿關係，經歷了一段較長的里程，即可探索到其中端倪，「東協」國家對中共經貿關係的開展，乃從一九八四年開端。是年元月，菲國第一夫人伊美黛率團訪問北平求援，除由中共慨允貸予六千萬美元而外，並訂結了多項貿易協定^③，因而觸發了「亞西安」其他成員國的工商界與中共加強經貿關係的動機。此一期間，各國工商業者已感受到國內外經濟景氣低迷的初步壓力，預料到產品外銷即將陷入困境。面對中共宣佈開放門戶，歡迎外商投注資金技術及增進貿易往來，一般多認為中國大陸乃擁十億人口的龐大市場，值得爭取與前往投資設廠。前年三、四月間，即有新加坡商會代表團訪問中國大陸之行，順利地簽訂了建設旅館與香煙廠等協定，且表明新商將向中國大陸擴大投資。

註② ▲東南亞面對的形勢V，臺北《中國時報》，一九七四、六、十二，二版專欄，齊簡航訊。

註③ ▲當前中共對「東協」國家的外策及其來由V，本刊，第廿四卷第九期，拙著。

據新商代表團長林繼民指出：「我們有意把勞工密集工業，向技術密集工業轉移，所以在引進西方先進工業技術的同時，企望將勞工密集的工業設備轉移到中國大陸，這對雙方都屬有利」④。無怪新加坡工商界於組團訪問中國大陸，簽訂了一連串的投注資金技術協定後，其他湧往中國大陸接洽開展經貿事宜的人，即相習成風。泰國商家既已在中國大陸投資設立飼料生產工廠，連堅持不與中共外交解凍且嚴禁與中國大陸直接通商的印尼，亦在上年春間，乘中共外長吳學謙訪新時，由商團代表與之初簽了直接貿易草約⑤。在此種情況下，與新加坡有長堤相通的大馬，其工商界與新方一向都是血肉相連，且大都在彼此之間設有分號，眼看新方同業在經濟景氣低迷時，竭力開闢中國大陸的龐大市場，又安肯向隅而不加爭取？

(三) 大馬與北平增進關係的試探

上年三月下旬，新、馬兩國廠商聯合會經過兩天會議後，決定滙集兩國廠商資本向第三國投資設廠聯營，並以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為第一目標地區。該公會主席鄭廣成稱：在聯營計劃下，將由新、馬廠家提供人員、設備、技術、資金，由中共提供土地和勞力，正在與中共代表商洽將在那一方面進行聯合投資⑥。由此即可窺知大馬商家對開拓中國大陸經貿關係並不亞於新加坡工商企業家，這對吉隆坡政府已造成相當沉重的壓力。在此以前的一九八四年六月初，大馬前外長加沙里曾率代表團訪平，慶祝雙方建交十週年，並與中共檢討過去及研議今後增進關係的諸般問題。

當時大馬代表團中，除廿二位官員而外，另有工商鉅子十人，顯示此行任務，具有開展爭取中國大陸市場的性質。一般估測馬方訪平代表團，對慶祝建交十週年只是藉口，實際上乃負有三項使命：(1)為討論如何結束棉戰；(2)為促使北平切斷對馬共關係；(3)為商討如何擴大雙方貿易及接洽投資，當大馬代表團返國後，馬副外長卡迪法希曾向國會報告透露：加沙里率團訪平，要求北平切斷與馬共關係。胡耀邦斷然予以拒絕，只允將關係降低到道義及政治上的同情。關於討論如何結束棉戰問題的結論，馬副外長在報告中，雖並未提及，但從繼後馬方建議高棉作戰雙方舉行和談，解決爭端，可見大馬的立場，與中共所強調的——「高棉糾紛的解決，決不能求之於戰場以外」——大相逕庭⑦。

註④ 同註③。

註⑤ 入印中恢復直接通商歷程，新加坡《南洋、星洲聯合早報》，一九八五、四、十二，第卅五版，曼梭撰。

註⑥ 入新、馬廠商向外投資，將中國作首選對象，香港《大公報》，一九八五、三、卅一，第三版。

註⑦ 入問接會談東問題，香港《星島日報》，一九八五、八、廿一，廿三版——「世說欄」，時耕撰。

至於大馬訪平代表團的第三項任務——如何謀取開展雙方的經貿關係，卡迪法希向國會的報告中，亦有較為詳盡的敘述。他說明加沙里在北平曾指出：關於中共輸馬貨品，仍是以新加坡或香港為中間人，並未經由大馬專為與中共直接貿易所設的「國家企業公司」，對此一問題，北平已應允將一宗價值七十萬美元的貨物，直接售予「國企」。同時大馬商家也已與中共有關機關，簽署了八億美元的投資諒解備忘錄——其中包括大馬郭氏兄弟集團投資興建中共設於北平的「國際貿易中心」。不過卡迪法希在報告中又斬釘截鐵地表示：在中共沒有應允切斷與馬共全部關係的情形下，吉隆坡斷不會與北平擴大雙邊關係。

在此同時，中共駐大馬「大使」陳抗表明：北平擬購買更多的大馬產品，包括沙巴的天然氣和納閩出產的熱鐵塊；並透露過去馬方輸往中國大陸產品乃為樹膠、木材、可可、棕油；中共輸馬的，為食品、紡織品和機械與電子設備，雙方的貿易總額，一九八三年為三億四千七百萬美元，比一九八二年增長了百分之十三，中共輸馬貨品總值為一億九千九百萬美元；大馬輸往中國大陸者，總值為一億四千八百萬美元，中共有順差五千一百萬美元，是共產國家中唯一對馬出超國家。陳抗所稱的，中共擬增購大馬產品天然氣與熱鐵塊^⑧，即顯示北平企圖促使雙方貿易額達成平衡，從而增進經貿關係。

(四) 吉隆坡何以限制華人訪中國大陸

多元民族組成的馬來西亞，自獨立以來，即迫切祈望所有公民都能熱愛此一新興國家，尤其是佔全人口大多數的華人，斷不可有另一祖國。由於馬共份子絕大多數都屬華人，自恃得到了北平的公然支持與援助，且因本身具有雙重國籍，所以敢於顛覆叛亂。中共乃以放棄大馬華人雙重國籍而換得大馬與之建交。北平自鄧派掌權後，雖將它過去支援馬共叛亂奪權的罪過，一概歸究到「四人幫」，表明此後斷不會干涉他國內政。但鄧小平訪馬時，曾對馬前總理胡仙翁稱：凡未加入外國國籍的華人，中共都視為公民——連被稱為無國籍者，亦不例外——北平都一體保護支持；且謂中共如果聽任華僑在外國受到不平等待遇而不顧，便會受到世人譏評。鄧更警告胡氏，謂大馬華人認為他們受到了種族歧視^⑨。

胡仙翁於送走鄧小平後，在記者會上重申大馬消滅共黨的決心，並謂此項國策，斷不會因與共產國家交往而有所變更。大馬政府深恐國內華人與中國大陸往來，會為馬共向中共溝聯。且一九八一年馬共主席穆沙·阿末(Musa Bin Ahmad)返國投誠後曾指陳：他在中國大陸廿多年的時間，深悉馬共份子經常來往於中國大陸的均屬華人。吉隆坡之所以嚴格限制華人赴中國大陸

註⑧ 大馬與中共建交十週年的檢討V，本刊，第廿三卷第十二期，拙著。

註⑨ 同註⑧。

，便是爲了防止馬共與中共的串聯。很顯然，大馬華人前往中國大陸，除探親而外，便是爲了生意往來，大馬的外貿既多由華商經手，而華人前往中國大陸却必須俟政府核准後方可成行，這便是大馬與中共在建交之前即已訂有直接貿易協定，而自建交後，其貿易仍須經由新加坡或香港轉手的來由。

探索大馬與北平經貿關係能否拓展？須先看吉隆坡對華人赴中國大陸的限制已否放寬？當一九八四年，大馬朝野組團赴北平藉慶祝建交十週年，謀求拓展雙邊關係的前後，吉隆坡對未經批准而私訪中國大陸的華人興起了軒然風波。由於馬政府獲悉：中共對大馬華人，憑回鄉證即可出入中國大陸，無論他們已否取得大馬國籍，都可經由香港某些旅行社，取得回鄉證在中國大陸通行，而護照上不留痕跡。因此，馬政府曾將未經批准而私訪中國大陸的華人公民五十三名護照吊銷，且警告此後如有類似的情況發生，將導致喪失公民權。繼後大馬副總理兼內長慕沙，並爲此向訪馬的中共外長吳學謙要求，盼望北平就此與大馬合作，吳某則斷然否認北平曾對華裔馬人發出過還鄉證，便於他們往來中國大陸^⑩。至馬哈迪率團訪問中共返國後，大馬「中華商工聯合會」總會長黃文彬，在爲馬哈迪所設的洗塵宴席上，要求將華人赴中國大陸的限制放寬，且重申大馬華商的效忠精神，不應該再被懷疑^⑪。在此同時，大馬外長利道丁雖宣稱政府對大馬人民訪中國大陸的條例將予修改，但迄未頒佈修改的內容。由於馬政府爲了促進與中共的經貿關係，專設有研究委員會，顯然此一問題尚在慎重斟酌之中。

（五）率龐大代表團訪平是否出於馬哈迪的本意

大馬與中共關係的變化，令人費解的，是馬副外長向國會所提的報告——倘北平拒絕斬斷與馬共關係，吉隆坡斷不會擴大雙邊關係，言猶在耳，何以不久即有馬哈迪總理將率團訪問北平的傳聞？至上年四月初，大馬官方通訊社——「馬新社」，已發佈了此項消息，引述中共駐馬使館二等秘書劉岳聃的話，表明馬哈迪訪平的細節正在安排之中，此是否說明馬氏於上年十一月底，率領擁有團員二百人的龐大代表團，在中國大陸商談開拓雙方經貿關係，乃在其宣佈訪北平之前即早已有此企劃？實際上，馬哈迪訪平的原意，並沒有藉此開拓雙方經貿關係的企圖。繼後由於受到國內工商業者的力促，遂不得不將原定任務加以擴充。

回溯大馬自與中共建交後，其歷任總理在大選之前，都曾有訪問北平之行。拉薩克如此，胡仙翁亦復如此，馬哈迪又何能例外，在他透露將有訪平之行的同時，吉隆坡亦傳出大馬第七屆大選，即將提前於一九八五年舉行，證之以「國陣」總部發給全國

註⑩ 香港《星島日報》，一九八四、四、廿四，三版，刊載美聯社吉隆坡電。

註⑪ 《南洋、星洲聯合日報》，一九八五、十二、十三，廿三版，吉隆坡訊。

一五四個區部主席信函，要求限期提呈各該選區政治氣候資料，正是大選提前舉行的徵候^⑫。不過當時各方判斷大選提前舉行的時間，將在上年八月。此即表明馬哈迪訪平，如果只是為大選鋪路，其行期應在上年八月之前。至於何以遷延到上年十一月下旬，方作中國大陸之行？此中因素，除了大選並未提前舉行之外，最主要的，應在於從長研究如何滿足國內工商界熱望爭取中國大陸龐大市場，而又能不使與中共擴大經貿往來，導致危害國家安全？

馬哈迪頗不願工商界熱衷於向中國大陸投資及擴大貿易，這從他在上年七月八日對「東協」外長會議（在吉隆坡舉行）年會致詞中，便可窺見大端。他抨擊東南亞各國工商業者，熱衷於設法向中國大陸投資，却忽略了眼前的東南亞廣大市場。他說：「統計數字告訴我們……『東協』六國市場，比中國大陸大四倍，而且就在門口，並非位於遙遠的彼邦；何況北平未來的做法與制度並不肯定……」。接著指出：「亞西安」六國擁有兩億七千萬人口，是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區之一。他主張會員國須作出更大的努力，以貿易上的合作與互惠制度向保護主義同力鬭爭，亦如美國打開日本市場的努力^⑬。此乃馬哈迪不願工商界向中國大陸擴展經貿關係的露骨表明，亦可窺見他率領大馬工商界訪平商定擴大經貿協議，乃出於無奈。

（六）大馬訪平代表團組成的經緯

馬哈迪既然反對大馬與中共擴展經貿關係，又何以率領以工商界為主的代表團訪平，商定有關擴展雙方經貿往來的協定？原因很顯明，乃由於以新加坡為主的工商業者，興起了開擴中國市場熱潮，使大馬工商界不甘向隅，除華商而外，巫、印籍工商界亦受到了感染，同樣沉醉於向中國大陸開拓貿易及投資。大馬當軸面對大選即將到臨必須爭取選票之際，並當世界經濟景氣低迷，國內百業備受影響之時，自不敢堅拒工商業者尋求新市場的熱切要求。

吉隆坡政府雖明知以華人為主的馬共以及北平過去對馬共顛覆叛亂的支援，都是利用偏激的華人為代理，以致不能不限制華人與中國大陸往來；然而時移勢轉，馬政府又不敢一再拒絕華商爭取中國大陸市場的要求。雖然馬共的叛亂顛覆活動，近年來已漸趨低沉，然而在野的「回教黨」，則正在企圖與華人政黨掛鉤，爭取華人參加，並強調巫人須放棄特權，以致馬哈迪不得不鄭重考慮如何滿足華商爭取中國大陸市場的要求，俾免「回教黨」對他們的利用。

不過大馬是多元民族國家，熱衷於開拓與中國大陸經貿關係的，並不止於華商，巫、印工商業者，亦同樣有此要求。回顧中

註⑫ 《南洋、星洲聯合早報》，一九八四、十一、一、卅六版，吉隆坡訊。

註⑬ 《星島日報》，一九八五、七、九、二版，刊載合眾社吉隆坡電。

共籠絡大馬與它建交，乃以建立雙方貿易而開其端，且在邀請大馬商家參加廣州交易會時，受邀的全是巫籍商家，華商都不在其內。他們在廣州受到特殊禮遇，再往北平受到周恩來親自接談。同時中共更購買大批馬膠。這才一步步使大馬陷入與它建交的轍中^⑭。由此可知最近興起爭取中國大陸市場熱潮的大馬商家，實包括華、巫工商界。且大馬政府多年來堅持所有措施，都不許有民族鴻溝，竭力避免觸發民族敏感。為滿足工商界對中國大陸擴大經貿關係的要求，除兼顧華、巫兩族的意願外，亦須將印籍商家包括在內。

馬哈迪所率的訪問北平代表團，其所以擁有二百人之多，且遷延到上年十一月底才能成行。一是由於政府各部門都在致力於探討與中共擴大經貿往來的利害，並由馬哈迪下令設立的研究委員會擬訂對中共貿易的新策；其次是由於對請求參加訪問團的工商業者，加以審核接納。該團團員中，除華、巫、印各族工商業者而外，且有國會及州議會的議員參加；而反對黨——「民主行動黨」國會議員李霖泰，至該團啓程赴中國大陸前兩天，始作決定，即可窺知其組團訪問北平延遲原委之一斑^⑮。

(七) 擴大關係的障礙並未消除

馬哈迪所率的訪平代表團，在團員二百人之中，來自官方的，僅有馬氏伉儷、外長利道丁、工程部長三美威魯、及副財長陳忠鴻等，其餘都是以華族為主的各族工商業者，和國州議員，在朝野人數的比例上，顯得腳重頭輕。該團訪問行程，包括北平、杭州、西安、廣州，及深圳經濟特區，可見此行的任務乃以與北平當權者探討如何增進雙方經貿關係，及投資保障等有關問題為主；而實地考察中共「經濟現代化」的落實情況，俾便投資及開拓貿易，又為訪問任務的另一重心。

從十一月廿至廿三日，馬哈迪所率的代表團在北平展開參觀訪問等活動。中共趙紫陽與馬哈迪作過長時間的會談，雙方外長簽署了兩項協定——防止雙重課稅、及防止逃漏稅協定。在北平的記者招待會上，馬哈迪指出：(1)中共已表明對馬共不再支援——實際上中共早已申明它對「東協」各國共黨只保持政治道義關係，所以他又表明「我們已迴避此項問題，俾便從長討論增進貿易問題；(2)對中共與東南亞國家的貿易盈餘一事，他曾表示不能容忍，並要求中共限制錫的出口，俾便挽救「國際錫協」的危機；(3)申明大馬不會解除馬人往來中國大陸的限制，只能在簽證上予以放寬^⑯。

在表面上，大馬代表團訪問中國大陸，充滿了愉快氣氛。馬哈迪固然認為中共已改變態度，願與「東協」國家友好，其訪問

註⑭ 同註①。

註⑮ 《南洋、星洲聯合早報》，一九八五、十一、十八，十三版，馬六甲訊。

註⑯ 《星島日報》，一九八五、十一、廿四，二版，刊載路透社北平廿三日電。

北平之行相當成功；團員中的工商業者，且認為與中共關係已步上了新的里程。參加訪問團的反對黨國會議員李霖泰於返馬後，甚至建議大馬國會議員與中共「人代會」代表互訪；而馬、新華商更曾集會，一致決定合作開拓中國大陸市場，及要求吉隆坡放寬馬人赴中國大陸的限制^⑩。然而大馬與中共之間對馬共問題所形成的障礙並沒有消除，只是繞過此項障礙，但並不能使交往暢通，何況尚有大馬民族敏感問題，難免因擴大經貿關係而有所觸發。

吉隆坡在接納工商界參加訪平代表團時，係以華、巫、印三族的機會均等為目標，而馬哈迪在北平亦曾對趙紫陽表明：雙方貿易拓展，須顧及對大馬華、巫、印等各族普及均衡，能否如此？不無疑問。中共縱使不籠絡華人而加以利用，但華人文化語文與中國大陸官商相同，加上大馬華人多財善賈，對中國大陸貿易亦必處處佔先。此不僅巫、印商人無法企及，對「馬化」政策，亦難免有礙「效忠精神」。馬哈迪於訪平回國後，曾呼籲各族須拋棄令人猜疑的言行，以免觸發敏感，可謂意義深長，耐人尋味^⑪。

(八) 誰是華玲流血暴亂的幕後指使人？

中共的對外政策，向以支持各國共黨奪權為長程目標。因此北平每當與某國政要杯酒言歡而強調和平共存互不侵犯的同時，亦即暗中支援該國共黨將叛亂擴大升高。當一九七四年，大馬故總理拉薩克率團訪平訂結與中共建交協定時，馬北築路工程隊與護路軍警，即遭到馬共叛軍進攻，造成六十三輛工程車被毀，及人員重大傷亡。當他從北平返馬後的第五天，大馬主管剿共軍事的警總監且在吉隆坡鬧區遭到狙擊喪命。這些創痛，馬人都記憶猶新^⑫。

此次馬哈迪總理率領兩百人的代表團剛抵北平，馬北接近馬共巢穴的華玲，即爆發暴民對抗軍警的流血事件，使四名警員殉職，十四名狂熱同民喪生——包括暴民首領依布拉欣在內，另有一百五十九人被捕。據大馬代總理慕沙向國會報告：事緣自封為宗教教師的伊布拉欣，犯了煽動暴亂罪，在警方追捕的過程中，由一批暴徒保護而逃入華玲地區，且綁架了十五名警員作為人質，要索警方以當場搜獲的武器作為交換。迨至大馬全國公安局長親率警隊前往圍捕，暴徒竟煽動當地居民羣起與警隊對抗，遂形成一場流血慘劇^⑬。

註⑦ 《大公報》，一九八五、十二、十八，三版。

註⑧ 《南洋、星洲聯合早報》，一九八五、十二、五，十五版，吉隆坡訊。

註⑨ 同註⑧。

註⑩ 《華玲流血事件震撼大馬》，《南洋、星洲聯合早報》，一九八五、十一、廿一，一版，吉隆坡訊。

近年來大馬「回教黨」企圖奪權，除拉攏華人合作，以便在大選時獲勝而外，更藉真主之名，煽動回民偏激份子，抨擊當權的巫人爲異教徒，大馬所發表的《回教徒團結與國家保安所受的威脅白皮書》指出：雖然共黨一向認定宗教毒害社會，但它始終沒有放棄對宗教的利用，並舉出馬共是通過兩個組織以利用回教情緒——其一是「回教黨同胞」(Paper I)；其二是「馬來亞馬來民族革命黨」(PKRM)，且經由馬共秘密電臺「馬來亞民主之聲」作宣傳^②。大馬的報紙大都著論指出，「白皮書」已揭穿「回教黨」的真面目；而迷途知返的前馬共主席穆沙，亦於上年七月在馬北回教禮拜堂，向大家現身說法，表明馬共訓練黨員誦讀《可蘭經》，其動機只在誘使伊斯蘭教徒墜入其赤色陷阱之中。

華玲流血慘案，與「回教黨」有無關連？是否有共黨份子滲入其中予以利用？利用回教徒暴亂的馬共，其幕後指使者究竟是中共？還是蘇聯？馬哈迪於訪平回國後行裝甫卸，即指出華玲流血事件，含有政治動機，「回教黨」難辭其責^③。再加上「白皮書」及前馬共主席對共黨利用回教徒的揭露，顯示此一流血慘劇，乃由共黨滲透份子從中導演而形成。值得再深入探索的是，以華人爲主的馬共，過去都聽命於北平。此次正當馬哈迪與北平當權者杯酒言歡的同時，馬共却在華玲掀起與軍警對抗的暴亂，是否出自北平的指使支援——以示斷不會拋棄舊友而拉攏新交？不過，中共爲了向「東協」國家推行反霸統戰，曾一再表明不再支援各國共黨叛亂，只保持政治與道義關係；尤其是最近中共正向「亞西安」各國伸展經貿路線，藉以彌補反霸統戰陣線上所出現的裂痕，並實現其經建現代化的夢想。在此情況下，北平似乎沒有在大馬代表團與它商討擴大經貿關係的時會，支援馬共興起暴亂的必要。

至於蘇聯是否涉及此次暴動，則有蛛絲馬跡可循。因在華玲發動暴亂的首領伊布拉欣自稱曾在利比亞接受過訓練^④，鑒於利與蘇聯關係密切，此次大馬回民叛亂由蘇聯在幕後指使，似屬可能。且蘇聯面對大馬馬哈迪政府企圖與中共擴大關係，製造華玲事件向吉隆坡示警，既可爭取馬共歸向，又可使大馬對北平不再支援馬共叛亂的保證，發生懷疑。

(九) 結 論

馬哈迪此次率團訪平，商談擴大雙方經貿關係，顯然是爲了滿足國內工商業者的熱切要求，且企圖實行行政分離政策，俾使

註② 《南洋、星洲聯合早報》，一九八四、十一、十二、十五，連續刊載於十七、卅三、十八各版。

註③ 《南洋、星洲聯合早報》星期特刊，一九八五、十二、一，第一版，吉隆坡訊。

註④ 同註②。

經貿關係的擴展，不會加強北平對馬共叛亂的支援。能否如此？無不疑問。誠如馬哈迪上年四月底在奧斯陸向記者所說的，他擔心中共在現代化過程中，會加強軍事力量，而威脅到東南亞國家的安全^②。「東協」國家與中共擴大經貿關係，既然可以幫助中共的經建現代化，而富與強，又無法分離，誰能保證北平在吸收到工業先進技術後，不會應用於武器的更新和軍力的增強？這將是大馬與中共擴展經貿關係時，無法迴避的一大障礙。

近年來，大馬不斷發生回教狂熱派的滋事，吉隆坡早已了解此乃蘇聯輾轉經由中東回教國家延伸而來。故此大馬哈迪率團訪問北平，頗有向莫斯科示警的用意。但從華玲流血暴亂事件着眼，可見蘇聯在大馬製造的暴亂，可能隨大馬與中共關係的擴大而加強。大馬當軸權衡利害，亦可能降低與北平之關係。這又是從吉隆坡通往北平道途的另一絆腳石。此外，大馬要求中共在經貿方面惠及華、巫、印各族，撇開大馬華人與中國大陸居民血濃於水的關係不計，以華人在大馬的工商界所居執牛耳的地位，及其與中國大陸語文相通的有利條件，在經貿來往方面，這批炎黃子孫勢必佔先。這更難免觸發大馬最禁忌的民族敏感問題。

再者，此次大馬當軸接納工商界的要求，斷然決定開拓中國大陸市場，含有為即將到來的第七屆大選爭取選民的意味。所以，一般預料在大選過後，大馬對與中共經貿關係的擴展，雖不致改轍易轍，但可能予以降低。

(本文作者係本中心特約研究員)

註② 《南洋、星洲聯合早報》，一九八五、四、廿五，刊載奧斯陸馬新社訊。

五次圍剿戰史（上下冊） 十六開本 兩巨冊

工本費 新台幣 五百六十元
美 金 十六元

郵資另加 國內：新台幣四十元
國外：平寄 美金 八元
航空 美金 二十二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代售 憑機關學校公函證明發售